



火烧功臣楼

洪武皇帝之三

孝廉 玉恒 著

I247.4
151
3

052972

火烧功臣楼

孝廉 玉恒 著



女子学院 0031697

血 染 凤 阳 宫
查 抄 宰 相 府
火 烧 功 臣 楼

洪武皇帝全三册

孝廉 玉恒 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太原彩印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插页 43印张 600千字

1990年11月第1版

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册

ISBN7—5348—0251—2/I·121 定价：17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朱元璋利用“贪污钱粮案”、“积年害民之官案”、“胡惟庸叛国案”、“蓝玉谋反案”大量诛杀文武大臣，以保朱家王朝长治久安，然而祸起萧墙，皇子之间的夺嫡斗争为以后的宫廷政变埋下了隐患。

银花郡主等接受招安，驻守明朝北陲。北元被击败后，朱元璋将银花郡主等全部毒死。

宋国公冯胜被皇帝赐死，他恐死后家中妇女遭受污辱，家宴中毒死全部家眷，秀梅、冯文敏同时被害。郭仆几经坎坷，悟透了现世之险恶，于秀梅、冯文敏被害时，也饮毒身亡。

狡兔死走狗烹，北元亡元戎诛。多少英雄豪杰，一时烟飞灰灭。

1112 108

目

录

- 第 一 回 替友复仇巧逢友子
为己寻儿喜救孤儿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 二 回 勇王琳勇闯仪凤门
莽康渊莽入沁春园…………… (21)
- 第 三 回 采野花皇帝知民疾
问怪联郡主许婚事…………… (39)
- 第 四 回 补过失心顺嫁美婢
解怪联明操赚贵妇…………… (56)
- 第 五 回 受猜忌垂泪吃蒸鹅
坐贪污飞血画供状…………… (78)
- 第 六 回 五山成环银花筑营
八将设擂郭忬扬威…………… (97)
- 第 七 回 三人成虎毛驷斩将
一旨催命郭忬中伏…………… (117)

第 八 回	分路进兵痛失五将 精心设计巧立七关.....	(135)
第 九 回	生死场幻出高唐梦 刀斧丛翻为天台境.....	(154)
第 十 回	酒席间二女悲同命 浴室里双凤戏孤凰.....	(174)
第 十 一 回	问疾苦元璋动杀伐 作雪令道衍露野心.....	(190)
第 十 二 回	侦帝隐私胡美丧命 蒙友深谊冯训纳妾.....	(207)
第 十 三 回	遭忌妒王妃染沉疴 泄奸谋宫女泪泉路.....	(225)
第 十 四 回	错里错以错幸宫女 奇中奇因奇遇魔星.....	(241)

- 第十五回 三魔星驪山齐授首
七剑客韩城俱殒身…………… (260)
- 第十六回 朱元璋判断葫芦案
乃刺吾巧献苦肉计…………… (278)
- 第十七回 出奇谋冯胜败敌
激剧变常茂铸大错…………… (297)
- 第十八回 救故主秀梅窜蛮荒
证知音文敏说旧梦…………… (315)
- 第十九回 郭都督别颈赚元主
蓝将军趁风破敌兵…………… (332)
- 第二十回 中圈套元皇后自缢
遭牵连冯小姐远窜…………… (353)
- 第二十一回 郭心顺心慈坠巫术
任全子全身假求供…………… (373)

第二十二回	乱招供易臣遭党祸 苦劝谏太子投莲池.....	(390)
第二十三回	朱天子暗入武臣宅 宋国公明点亲王府.....	(407)
第二十四回	太子死狱成蓝玉党 元戎诛火烧功臣楼.....	(426)
第二十五回	众绿林恨归碧云天 一红颜心碎白雪地.....	(447)
第二十六回	血淋淋宦海实验恶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.....	(464)
尾 声		(482)

第一回

替友复仇巧逢友子

为己寻儿喜救孤儿

月明星稀，江雾空濛。船火在波中晃动，宛如条条金蛇。

操江提督吴印按剑坐在船头的虎皮交椅上，周围围侍着八个挎刀卫士。

这些天来他有些心神不宁，总担心失败后逃走的彭普贵与周必成会潜入京师作乱，惊动圣驾。

他受有朱元璋的密诏：只要发现二人，立即就地正法。

几个月来，不管是风平浪尽的深夜，还是晨风爽人的凌晨，他都巡逻在江面。

他断定，彭普贵、周必成必不敢在白天潜入，因海捕文书上有他们的图形。

他夜夜巡江的目的还有两个：一是找

一个绝色女子刹刹欲火，二是故意奚落钱岫秀。

他与钱岫秀早已经闹翻了，就在还俗后不久，他怀疑她腹中的胎儿不是他的种。现在婴儿脸面，一点也不象他，时间也不足七月，却很胖大。此外，他还怀疑钱岫秀干了两件对不起他的事。一是毁坏了他占有孙春绮的如意算盘。就在他凯旋抵京那夜他与她计议好了。由她出面请孙春绮喝酒，在酒里投放迷药，任他先奸后娶。孰料第二天孙春绮就在闲云观出了家，再也不肯与师兄师姐见面。其二，他怀疑钱岫秀泄露了他俩枕边之语，才使得胡惟庸之党在朝廷上参他自恃有献剑之功而仅封三品。他倒不是怕皇帝生他的气，而是怕这事传入银花郡主的乱党耳中。最近几日，他的脑中总是闪映出这样的场面：在元军围困万千重的杭州城中，他用药酒灌醉彭祖师与他的贴身卫士，偷走了他的七星宝剑，把元军将领带入衙门，元蒙人才趁势血洗杭州城……

几个月的操江他收获颇丰：查抄了不少违禁的盐茶船只，船主为求消灾，情愿私了，将大部分违禁货物送给吴印，使他的家产象变戏法一样直往上窜；他还恃势霸占了两个势单力薄的年轻女子，分别安置在他新近秘密置下的销春窟中，有时他还恶作剧带那女子去见钱岫秀。

这几天，他对那两个老是春山紧锁的女子感到厌倦，想变变口味，寻一个风流娘儿。

大前天他发现了一个戴孝的少妇。他借口缉私上船盘查，那少妇说她的夫主一年前至京下贸易，溺死京都，她是特地来为夫主招魂的。

他耳边至今还回响着她那娇滴滴的声音。

他眼中至今还闪现着她那含情脉脉的目光。

他连续追踪了那寡妇三个夜晚，发现船上有五个女子，俱在妙龄，俱有惊人的艳丽。而唯一的老年苍头，白天往来奔走，给船上办供给养明器，夜里却下船进城打店。

吴印选择着最佳的时机，等待着寡妇身边的侍儿散去。因为那寡妇总是彻夜坐在船头，对江祈祷，天亮方才休息，到下半夜，她身边便只有一个侍儿。

江边樵楼的更鼓终于报了三更，那寡妇的侍儿次第入舱，只一个留下夜值。

吴印大喜，故伎重施，叫卫士们都去休息，灭了烛，轻轻跳入系在船边的一条小舢板，向那猎物迅速荡去，在涛声掩护下靠在寡妇船的侧舷，纵上大船，系了舢板，无声地摸到与船头相连的中舱栏杆边，取出迷药，屏息用竹管向那寡妇主仆二人吹去，转瞬之间，便见那主仆二人分别晕睡在各自的岗位之上。

吴印心中得意，又循着鼾声向后舱和中舱吹了药，这才放心大胆地步入船头，仔细鉴赏了寡妇的艳容，十分庆幸他今晚将享用这五个绝色女子，弯下腰去欲先抱那寡妇去舱中快活，再依次受用其余四个侍女。他深信，只要这寡妇明晨发现她主仆五人均赤条条地与一个男子同衾，不仅会死心踏地做他的外室，还会与那四个侍女争夕。

他刚伸出手去，那寡妇突然双目一睁，双手的食指点向他胸前的致命大穴。他大吃一惊，忙将双手翻成掌形，护住

胸前，同时向后一纵，想退出不利的地形。但那寡妇如影随形地飞了起来，在空中追逐着他，连使杀手，必欲点他的制动穴，将他擒获。其身手之快，使吴印不敢错睛。其指力之强，使吴印不敢硬接，因她那指尖戴有白金指甲，在烛光下亮得耀眼。吴印心知中计，只想脱身。在空中与那寡妇过了几招，见那寡妇的拳路奇诡异常，功力不在钱岫秀之下。吴印心中立即浮上了一个恐怖的念头，猜测这寡妇一定是银花郡主设置的钓饵，更不敢恋战。落地之后，一个反攻为守的蛟龙入水，全身一缩，闪过对手的千钧一扑，趁对手不再发力之机，一纵身向船外江面弹去。他自信只要入了水，凭着他的一身绝好潜水本领，十个寡妇也奈何他不得。使他庆幸的是，银花郡主没有露面。不然他入了水也逃不出她的手心。也许她过高估计了她的徒弟，以为她会一发而中。

可是，就在吴印的双脚刚刚接触水面的一瞬间，吴印只觉得双腿象被虫子螫了似地突然一麻，忙回头看时，只吓得他魂散魄飞——

银花郡主披着一匹白练，立于波涛之上，双手象钳子似地钳住了他的大腿！那气势，那神态，恰如江中女神。

吴印决心作困兽之斗，趁对方双手抓住他的双脚而无法反击之机，便伸出双手，一奔太阳穴，一奔百会，心想即便击不中她，也必使她放手，他趁机钻入水中，有夜色掩护，或可逃脱此劫。

可是银花郡主却不撒手，也不躲闪，只将身子一晃，身上白练飘向吴印的双手，吴印以为轻如鸿毛的白练碍不了

事，只管双手出击，谁知那白练虽不改又软又轻的本性，却象有大力士拽着似的，将他双手兜住，以千钧之力向他逼去，瞬间将他团团裹住，如裹未满月的婴儿，使他双手被压屈得贴在胸膛上，丝毫动弹不得，又象风筝一样飘回船头，落在那寡妇脚下。

银花郡主也飘回船头，吩咐把船开到清静去处，这才于舱中问吴印，五个侍女杀气逼人地围绕身旁。

“从实招来，你是如何为元军作内应，杀害彭祖师，而将宝剑献给朱重八的？”

“郡主，小人冤枉，小人并未杀害彭祖师，只是在他战死后用他的宝剑荡出重围，在苏州做了几年和尚，然后方到南京鸡鸣寺，将七星宝剑献给皇帝的。小人确实不曾谋害彭祖师。”

“胡说！”一个侍女喝道，“以你的武艺，如何能在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？！以彭祖师的武艺，若不酒醉，如何会战死？！”

银花郡主道：“少与他啰嗦，把证人带来。”

不多时一妇女出现在吴印的身边，使得吴印魂飞天外，再也开口不得，只是心中嘀咕：这女人为何没死？银花郡主如何会找到她的？她丈夫死后不是远在杭州么？

那妇女如莺喉般地叙述道，她本是元将彻里不花的家眷，因杭州被红军攻占，她与丈夫俱陷城中，改换装束，藏了起来。元军反扑时她恰巧在吴印负责防守的地段。吴印见了她便如饥汉见了珍馐，再也迈不动腿。她的丈夫便设下美人计，

她用酒灌醉了吴印，让他丈夫把他们在床上捉住，吴印怕被杀头，便甘愿作内应，将彭祖师一千人用药酒灌醉，让元军破了城。她丈夫却为主将忌杀，她便改成汉人装束，长住杭州，未随元军北撤。

听完这妇人的叙述，吴印自必死，却不甘心让出卖了他的钱岫秀平安无事，因他未向任何人说过这段隐情，只在回京后与钱岫秀寺内偷情之夜，发泄他有献剑及平蜀之功却只得三品的牢骚时，向钱氏说过得到七星宝剑的来龙去脉。因此，他大着胆子问道：

“是钱岫秀向你每告密的吧？你每把钱当成好人，她其实是个淫妇，不仅几年来与我私通，去西蜀破彭贵德时还与寺中和尚奸淫，以此怀孕，回京与我结婚后七个月便产下婴儿。彭贵德便是死在她手中的。”

银花郡主却不是从钱岫秀口中知道这段宿仇的。彭贵德败亡后，银花郡主怀疑是钱氏姐妹使的坏，为不打草惊蛇，先悄悄去闲云观找孙春绮。不料未用武力，孙春绮便流着泪向银花郡主叙述了她在吴印凯旋之夜，悄悄尾蹶钱岫秀至寺中后院，不仅听到吴印说出杀害彭祖师一节，还听得吴印请求钱氏帮忙，要她用药麻翻孙春绮，让吴印连她也娶了。孙春绮见师姐竟欣然答应，又知是她欺骗着自己害死了彭贵德，这才与她一刀两段，遁入道观，再不与他们往来。银花郡主听得这段历史曲折，便派人去杭州，寻着了元将彻里不花的孀遗，带来南京作证。

自然 为了孙春绮的安全，银花郡主没点明是孙春绮揭

发的，只问吴印道：

“杀害彭贵德也是你的大罪，钱岫秀不过一走狗。你且说说，你如何偿还这两起涉及几万义军将士生命的血债？”

吴印此时只求速死。

“速死？”银花郡主冷笑道，“这太便宜了你，几万人的性命啊，你要死几万回才抵得了罪！你能死几万回么？以此，我每不杀死你，只剥掉你的双眼，剥去你的十指和双足，让你象个‘人猪’那样活着，每天反省你的罪孽！”

“不，不，不要这样！请马上杀死我，不然，我就自杀！”

吴印尖厉地叫了起来。“人猪”的形象使他怕得浑身发抖，他宁愿被寸磔而死也不愿那样活着。

“不愿当‘人猪’？那好。就废掉你的部分武功，让一帮人也治得住你，同时让你是男人而不能再玷污女子，然后，再写几个字，便放了你。你看如何？”

银花郡主的语气平和得既象是谈家常，又象是谈一桩价钱公道的买卖。吴印却听得冷汗淋漓。不过，这比做“人猪”好多了。只是，她要他写几个什么字呢？

银花郡主象是看透了他的心思。

“看来你愿意接受这种惩罚了。要你写的字是这样的：‘朱元璋是暴君，是杀人狂’你当然得署上名。用意是不准你再干坏事，不然，你写的字便会出现朱重八的龙案上。后果将是什么，你自然清楚。不过，只要你从此向善，不再干坏事，你留下的字永远不会出现。”

吴印正犹豫着，一个侍女用脚尖往他身上的几个穴位踢了几下，就使得他感到全身一阵发沉发软。他知道自己的武功已被废去了大半，便叹了口气。

那侍女却喝道：“叹什么气？不乐意么？还不赶快谢过郡主不杀之恩？”

吴印只得照办。他明白，从今之后，他不能有半点忤逆这伙人的意旨，不然，她们会叫他受灭门之罪。他嗫嚅着哀求道：

“郡主，你可不能逼小人反叛朝廷哪。小人宁死也不愿跟随你每！”

一个侍女喝道：“你不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；我每收了你这样的禽兽之徒，且不污了自己的名声？”

银花郡主打了个口哨，白日里在船上侍候的那个老苍头便出现在吴印面前，象拎小鸡一样将吴印拎进后舱，褪下白绢与吴印的衣服，点了止痛穴，一刀将其阴茎割去。

吴印虽然没有半点痛感，但想到从今以后将只有男人之名而无男人之实，也不禁长叹一声，泪如涌泉。

“这样的惩罚够轻了，你理当庆幸。要不是郡主发誓，除了两军对垒之际不再杀人，我非将你碎尸万段不可！”

那苍头其实便是王琳妆扮的。他用点穴法给吴印止了血，敷上特效刀圭良药，用棉花擦净血迹，让他穿好衣服，再叫他备好的笔墨纸张写下了“朱元璋是暴君，是杀人狂”这句话，署了名，然后便放他下船，看着他荡着舢板沮丧而去，这才回中舱向银花郡主交令。

银花郡主吩咐徒弟们将大船划回龙江湾，自与王琳和两个侍女乘了小船，天明后回城中去找钱岫秀算帐。

进得城来，银花郡主租了一乘女轿，由王琳充任苍头押了，迳奔钱岫秀的住宅。原来钱岫秀生产以后，吴印怀疑孩子不是他的，便将钱岫秀赶了出去。钱岫秀赁了间民房，居住在这仪凤门边。

这仪凤门在京城之西，长江之东，江东门之北，距龙江湾不远，银花郡主很快便到。

王琳上前扣门，对开门的大丫环说道：

“有贵夫人造访，请你的女主人快来迎接”。

那大丫环见轿中走出一位身着华美、气度雍容网巾罩面的夫人，两个侍女也服饰甚都，气概不俗，连忙回屋通报。正在逗小孩的钱岫秀听得，忙迎至小门。初照面，她险些错把明操认成了冯文敏，因她们极为相似，可是，寒暄之后，她却觉得来访者的声音甚是陌生，又不好立即询问是谁家宝眷，只得满怀狐疑地将客人迎入客厅，等着她自我介绍。

银花郡主以有机密事相告为由，让钱岫秀把丫环屏退，示意王琳也退出看住大门，然后摘去网巾，亮出了自己的名字。她以为钱岫秀会象吴印那样垂死挣扎的，然而她却一动不动，只是脸色变得煞白，目光中也流露出几丝惊恐。然而，这些都只是一瞬间的事。钱岫秀很快恢复了平静，只低头抚弄着躺在她旁边摇篮里的孩子，一言不发。

一个侍女火了，低声喝道：

“你故作镇静了！你与吴印私通，谋害亲夫，坏了我嘉